

十三經策案

口 12

489

11



15
32
11

大學章句

十三經策案卷十九

金谿王 謨仁圃彙輯
業受 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大學中庸

曾子大學。子思中庸。戶庭闢奧。盡出其中。

朱子大學章句序。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

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或問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

口 12
489
11

十三經身家卷一

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語錄學之大小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文獻通考朱子小學書四卷。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中庸章句序。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援自朱子四書集註。始斷然以大學為會子作。中庸為子思作。若注疏引鄭康成曰。錄陸德明釋文。但云孔子之孫伋作中庸。以昭明聖祖之德。而大學則不明為何人所作。史記孔叢子皆云。子思困於宋。作中庸。而不及曾子大學。賈逵云。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作大學以

經之中庸以緯之。故有以學庸為皆子思作者。由達說也。又捫虱新話。謂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載於禮記者。乃其儀禮經傳通解大學小戴第四略也。未知何據。儀禮經傳通解大學小戴第四十二篇。專言古者大學教人之次第。河南程氏以為孔氏之遺書者也。中庸小戴第三十一篇。程氏以為孔門傳授心法。而其書成於子思。其言大抵與大學相發明。故熹聞之先君子。嘗以為大學者此篇之戶庭。而此篇則大學之闢奧也。維此二篇。原列戴禮。宋世表章。自仁宗始。

文獻通考漢儒輯錄禮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

十三經身家卷一 大學中庸二

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而設也。郝仲輿曰：先儒以大學中庸兩篇為道學之要，別為二書。夫禮與道非二物也。禮者道之匡郭，道無垠堦，禮有範圍，故德莫大於仁，而教莫先於禮。聖教約禮為要，復禮為仁。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道之至極。而禮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謂之禮。冠昏喪祭，禮之小數耳。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世儒見不越凡民，執小數遺大體，守糟粕而忘菁華。如曲禮王制內則玉藻雜記，則以為為禮。如大學中庸，則以為為道，過為分疏，支離割裂，非先聖教人博文約禮之意。自二篇孤行，則道為空虛而無實地。四十七篇別列，則禮似枯瘁而無根柢，所當亟還舊觀也。四書聚考大學者小戴禮四十九篇之一也。唐以前未有表章之者。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此

篇賜新第王拱辰等。中庸亦小戴禮也。漢藝文志

有中庸說二篇附於禮經之後。宋仁宗亦以賜新

第王堯臣等。高宗復御書中庸益重之也。按表章大學實

自宋始。若中庸單行已久。故下文別為一條。

遂參論孟配為四書。學分先後。道有精粗。

讀書記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

中庸及注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又自朱子作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幹

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

之下。則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

一書。祝氏。洙字宗道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

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

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病者論其泛濫。於是

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字先生作四書發明。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峯先生

作四書通而定字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宏號道川先生合二

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輯釋。自永樂中命儒臣纂

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宮。而諸書皆廢。倪氏輯釋。今

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大全特小有增

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則全不異

而間有舛誤。王已山曰。四子書次序。朱子語類。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

庸工夫密。規模大。此讀書定法。所宜墨守者也。至關中命題之序。則中庸次於論語。自故明已然。編

書亦有遵之者。第考朱子書語。孟均為集註。而學庸則皆章句也。故各從其類。即以中庸列大學之

次。策略。四書皆聖賢之格言。而程子之論不及中

庸者。無他。蓋大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

世而言者也。論孟應事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

事而發者也。先之大學。而後有以提挈綱領。而盡

論孟之精微。參之論孟。而後有以融會貫通。而極

中庸之歸趣。程子之論。以學者之功。爲有緩急。豈以聖賢之言。爲有優劣哉。說本或問要其旨歸。一誠一敬。共貫同條。惟心與性。

策略。大學之文理。血脈。深淺精密。雖不可以一言槩。而其旨不外乎一敬。朱子謂以是敬而格物致知。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是敬而誠意正心修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以是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中

庸之支節脈絡。詳略巨細。雖不可以一辭蔽。而其要不外乎一誠。朱子謂命者實理之原。性者實理之體。道者實理之用。而教也者。所以品節實理。位育者實理之功效。中庸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而費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誠之一字。豈非中庸一篇之樞紐者乎。又性者心之神明。心者性之郛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之與性。初非二物也。故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在其中。朱子於大學序言性。獨詳者。此也。中庸言

性不言心。而心在其中。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詳者。此也。大學序所謂盡性。即中庸之率性。中庸序所謂道心。即大學之正心。心性之論同而異。異而同者也。

大學古本。迥異石經。中有錯簡。定自二程。

四書聚考古本大學。原無經傳之分。其章次亦與

今異。見禮記注疏宋儒疑有錯簡。各以其意更之。即二

程子定本。亦不相同。見二程全書而董槐葉夢鼎王柏

則謂格物致知章未嘗亡。欲還知止物有二節於

聽訟之上。於是紛紛之論起矣。今所定皆本程子。

而經傳之分。則朱子為之也。近出石經本。又與古

本異。鄭公孔頗信之。而許公孚遠則謂出好事者

之為。未敢有定論也。古本大學自大學之道。至所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瞻彼淇澳二節。次克明德一章。次湯之盤銘一章。次邦畿千里三節。次聽訟一節。次所謂修身一章。次所謂齊家一章。次所謂治國一章。次所謂平天下至末。石經大學首大學之道一節。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本末一節。次綿蠻一節。次知止而后有定節。次邦畿節。次聽訟節。次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次物格而后知至節。次誠意章。次修身章。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字。次齊

家章次治國章首節次一家仁節次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五節次所謂平天下至民之父母次秦誓四節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四節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節次是故言悖節次康誥惟命節次舅犯節次仁者以財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焉明道先生定本首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次克明德章次盤銘章次邦畿三節次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未之有也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次誠意章次修身章次齊家章次治國章次所謂平天下者至則為天下僂矣次淇澳二節次聽訟節次殷之未喪師至未伊川先生定本即今本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其分章次則始於朱子。朱子釐正更分經傳綱領條目血脈貫串。

黃氏曰抄程子謂大學乃孔子遺書初學人德之門無如大學者至朱子表章四書遂以大學稱首然其餘次皆與禮記之書不同至朱子定為大學章句亦與程氏微不同自修身一章以後程氏嘗移易者今悉仍舊而今舉世之所誦習者惟章句也。知新錄朱子改康誥日至止於信於未之有也之下改詩云瞻彼淇澳二節於止於信之下皆至當無或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可議。其傳則會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詞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

故疑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又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所以為大學之綱領也。策略朱子論大接續。血脈貫通。深淺終始。至為精密。夫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日新又新之義。即明明德也。末接止至善。而舉無所不用其極之說。即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脈之貫接為何如。釋明德則始於明德而終於明命。明峻德一節。深於一節。釋新民則始於自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一節。深於一節。其淺深終始之精密為何如。即深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

大舊音泰。親當作新。知止有定。章句為真。

章句大舊音泰。今讀如字。親當作新。困學紀聞大

學之親民當為新。猶金滕之新逆當為新也。皆傳

寫之誤。王陽明日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

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說親民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又知止而后有定。章句云志有定向或

問云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其說似不同。當以章句為正。

凡八引詩咏歎活液楚書楚語鄭孔異釋

困學紀聞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

三朱子謂咏歎活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

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惟德始學

成德之序也不大聲與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

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章句楚書楚語鄭註楚

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孔疏按國語楚昭王使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問楚之白珣為寶幾何圉對以未嘗為寶楚所寶者

日觀射父日左史倚相又案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人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日寶

器在賢臣乃為壇於西門之外東面者一南面者

四西面者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日君客也請坐上

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

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日

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人也惟大

國之所觀秦使無以對反而言於秦君日楚多賢

臣未可謀也按大全

以此事專屬王孫圉

致知補傳誠意單傳知行兩關學者必辨

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

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

最初用力之地而無上文語緒之可尋子乃自謂

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

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凡程子之為說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凡十六條尋其義理既無

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

文之闕不然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

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黃氏曰抄按大學自二

生章句益精獨所謂傳之四章曰聽訟吾猶人以

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

闕文是以功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

滿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載此章謂經本無

闕文此特錯簡之證正未盡者矣首章明德新民

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即繼以古之欲明明德以下

節曰人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

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正係

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

耳曰知錄董文清改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二節於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

致知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

之文原無所闕其說可從

意誠固相因然知行畢竟兩事且誠意直貫平天下若只連正心無以見其功之廣大故誠意為單傳王已山曰前後五章皆兼兩條朱子語類致知誠意是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又曰誠意是人鬼關

韓文原道。偏遺格致。曾鞏奏疏。始明其義。

或問大學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誠意正心。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朱子曰。原道舉大學。不說格物致知。蘇子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不說明善誠身。這都是無頭學問。困學紀聞。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

意正心修身治其家國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一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知其說者。獨真西山。一綱四目。有補無刪。

真西山大學衍義自序。臣始讀大學一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蓋嘗撫卷三嘆曰。爲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

學爲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爲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旣又考觀帝王之治。未有不本諸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旣莫之或者。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不知爲聖學之淵原。治道之根柢也。况其

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成章句或問以析其義。憲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於胸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剡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臯謨。伊訓。與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模。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況。董仲舒。楊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

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以上論帝王堯舜禹湯文

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高宗周成王之學庶幾乎

此者。漢唐賢君之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元

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謬乎此

者也。以上論帝王上下數千載間治亂存亡皆繇

是出。臣故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

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為用力之地。蓋明道術

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

明道術之目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

之正曰吾道異端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

之目亦有四曰聖賢觀人之法曰帝王知人之事

曰奸雄竊國之術曰儉邪罔上之情審治體之目

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

之目亦有二曰先靈向背之由曰田里戚休之實

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目

有六曰修己之敬曰事天之敬曰臨民之敬曰治事之敬曰操

存省察之功曰規儆懲戒之助戒逸欲之目有五

曰沉涵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游之戒曰奢後謹

之戒而先之以總綸者所以兼戒四者之失也謹

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二事無重妃匹嚴內

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重妃匹之目有

四曰謹選立之道曰賴規儆之益曰明嫡媵之辨曰懲廢奪之失

嫡庶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鑒。教戒屬之。四者
曰有。二曰外家謙謹之福。曰外家驕溢之禍。四者
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
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炳然可
觀。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
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
云。按明瓊山邱氏復補治平於修齊之次。曰正朝
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國用。明禮樂。秩祭祀。崇教
化。備規制。慎刑憲。嚴武備。馭夷狄。成
功化。凡十二條。綱復有綱。目復有目。

中庸首尾三十三章。四支六節。分解獨詳。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三十三

章。次第甚密。按禮記中庸元文分章。與朱子章句
不同。如次章仲尼曰君子中庸以下。

至道其不行矣。夫為一章。回之為人。也。天下國家
可均也。二章為一章。索隱行怪。至察乎天地。為一
章。道不遠人。至小人行險以徼幸。為一章。又以射
有似乎君子。至父母其順矣。乎為一章。而哀公問
政。至雖柔必強。又分為六章。今註疏元文。策略朱
是也。至王北山又有重定 中庸章句圖。

子序中庸之書。曰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

巨細畢舉。夫第一章論道之體要。而其下十章皆

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十二章論道之費隱。其下八

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誠明章論誠以為一篇

之樞紐。三十三章論學以為一篇之歸宿。此吳澄

之言。而四支之所以分也。第一大支中分二大節。則以性道教之三言。知仁勇之三事。不可比而同之。而第二大支即一大節也。第三大支中分爲二大節。則以誠之有天道。人道。德之有小德。大德。不可比而同之。而第四大支即一大節也。此饒氏之說。而六節之所以解也。

首稱仲尼。不諱祖字。述父師言。推本所自。

或問此稱仲尼。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

冠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孔子爵不應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朱子曰。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困學錄中庸歸本仲尼。觀中間引言。只用于日。困學紀聞常例。獨於起末高唱。作見。困學紀聞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

以容蓋銅錐伯華之行也。曾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僥倖。中庸之言本此。案句序謂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此亦其一也。

各篇之義體用實兼，變和言庸於義何嫌。

或問各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者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

各有當而實相為體用。此各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于以為平常何也？曰：惟其平常，故不可易。一說雖殊，其致一也。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互其各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比之中，和所該尤廣，此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語類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又曰：以性情言，謂之中，和以理言，謂之中庸，其實一也。案禮記疏，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

一理萬事。散合始終。鬼神天地。上達無窮。

程子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

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

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語類始言一理。謂天命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散為萬事。如智仁勇許

冬為學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與祭祀鬼神

許多。朱子曰：中庸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如天地參

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又曰：中庸

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日知錄王道之

子合。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人鬼饗。道之遠也。高也。先王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祭。修之為經。布之為政

本於天。聲於地。刻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

聘。而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若舜若文武周公所

謂庸德之行。而人倫之至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月鉛總錄：鬼神之為

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既

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支離太甚。且中庸一書。本

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

旨乎。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

小德大德。天道人道。三重九經。各有闡奧。

策略問：中庸曰：達道達德。曰：至道至德。曰：小德大

德。曰：天道人道。其義同與異。與對夫道者。人心所

共由德者人之所同得是德之由於身謂之道道
之得於心謂之德道之與德非二物也故達道五
倫之教行之必在乎三德達德者三者之德行之
必在於一誠達道達德同條而其貫焉至道者道
之大小各極其至而凝道在於修德至德者德之
大小各極其至而修德所以凝道至道至德又同
符而合轍焉達道之造其極卽至道也達德之造
其極卽至德也小德全體之分大德萬殊之本是
皆誠者之天道豈德之外他有所謂道哉天道者

誠者之自然人道者誠之者之當然是皆所以行
是達德豈道之外別有所謂德哉道德之論同而
異異而同於斯可見矣日知錄先王治天下之具
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
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
也自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至於提搥仁義
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
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
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

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德性問學。朱陸攸分。雙峰於此願為忠臣。

困學紀聞。朱文公答項平父書云。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問學上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義理不細。某自覺於為己為人。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即此書觀之。文公未嘗不取陸氏之所長也。太極之書。豈好辨哉。吳草廬曰。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

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策

略問中庸章句。後儒有所致議於中。願為朱子忠臣。朱子果有可議與對中庸一書。後儒所以議於朱子者。在修德凝道章。朱子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為尊德性之目。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為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盡道體之細。雙峰曰。溫故知新。皆知之事。不可以溫故為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為致知。然以入者皆無力行之事。固朱子之小

疵而以入者皆為學問之目又饒氏過論惟呂芸閣陳定宇之說為得其當是豈敢操戈於朱子哉問政六章既參家語好問近知合子思子。

中庸集解序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章句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起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

困學紀聞公孫宏云好問近乎知今中庸

作好學史記公孫宏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案漢志子思二十三篇文獻通考有子思子七卷不詳篇數則中庸豈即其中一篇之目歟

素隱為僚戎衣讀殷蒲盧螺贏水神土神四體龜足大經春秋註疏之謬亦可搜求。

鄭康成禮記註素讀為攻城攻其所僚之僚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俛譎以作後世名也

或問素隱之說。謂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與下文行怪語勢亦相類。又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

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又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

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

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或問舊說以蒲盧爲螺贏。於上

下文義不甚通。惟沈氏蒲葺之說。乃與地道斂樹相應。又天命。謂天所命生

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

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困學紀聞易乾鑿度。水爲信。土爲知。中庸注。水神則信。土

神則知。服氏注左傳。土爲信。朱文公謂信猶五行之土。服說是也。又四體謂龜之

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困

學紀聞。大經大本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蓋

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疎矣。

如相人偶。疏解不詳。鏤心尙蕚。異文何妨。

困學紀聞。仁者人也。注。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

相存問之言。朱文公問呂成公。相人偶此句。不知

出於何書。疏中亦不說破。原注。呂答未見。當考。禮記集說。削此二句。閻云。

按。鄭在大射儀。揖以耦。曰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曰以相人耦。爲敬也。公

食大夫禮賓人三揖。日相人偶。又徐彥伯樞機論賈公彥亦屢日以人意相存問。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鏤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開云鏤心即服膺。又衣錦尚綱書彥伯澀體如是。大傳作尚類。注。藟讀為綱。或為絺。案章句引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

惟自漢唐單行既久。佛老雜學所不宜有。

天祿識餘劉宋散騎常侍戴顓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一卷。中庸之單行久矣。宋儒以為表章始於二程非

也。朱子中庸集解序。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文獻通考張無垢中庸說六卷。朱子雜學辯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不特

莊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爲之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遍爲之辯。又蘇子甫老子嘗曰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朱子辨曰。蘇侍郎晚著此書。合吾儒於老子。以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與語此者。以予觀之。其可謂無忌憚者歟。

石氏集解說凡十家。朱子輯略刪繁剔瑕。

文獻通考中庸集解二卷。會稽石塾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菴爲之序。按朱子序云。自濂溪周夫子始得其

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所記。平居問答之詞。而門人之說。行於世。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會稽石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卽中庸章句。序所謂石氏輯錄者也。

文獻通考又載有司馬光中庸大學廣義晁以道
中庸解郭忠恕張無垢中庸說通志藝文略又載
有胡瑗中庸傳皆皆又中庸輯略二卷晦菴既為章
不在十家數內。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

舍之意則或問詳之。王已山曰按文公作集解序

酉公年六十矣章句既定乃刪取集解更名輯畧
復為或問以論次之今考章句序中所列殆合章
句輯畧或問而彙為一書者厥後章句單行明永
樂時所訂大全專采或問而輯畧乃僅見於朱子
遺書世有知
之者蓋少

章句或問並集大成衛賈盧趙四家是廢。
文獻通考朱子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

三卷其說大畧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
辨論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
又云中庸全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
未必是又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是難說緣前
輩諸公說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
欲盡剝難它底所以難下黃氏曰抄朱子既因石
氏集解刪成輯畧別為章句以總其歸又為或問
以別其去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再為集
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及石氏元所不集與晦菴以
後諸皆取之晦菴章句雖亦參錯其間意若反有

未滿於晦菴者。天台賈蒙又為雜列諸家晦菴章句之說。又特間見一二而已。晦菴平生精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其精貫該備何可當也。而一家之所見如此哉。至若中庸章句序。道學淵源。盡在此書。尤不容不朝夕吟誦。近亦有尊崇晦菴章句者。是為趙氏纂疏。盧氏集義。學者自當各以其本書參考。

十二經策案卷十九終

十三經策案卷第二十

金谿王 謨仁圃彙輯

業 南昌喻祥麟文昭編次

孟子

孟子七篇。自著甚明。始人諸子。後升為經。

困學紀聞。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

居。居貧坎軻故名。原注。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又集註序

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諫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

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趙岐題辭孟子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誤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文獻通考接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諡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

追為之文獻通考秦焚經籍孟子書號為諸子得明矣。不泯絕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丘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人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

兼明仁義貴王賤霸有功世道不在禹下。

集注序說韓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鑿而闢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策畧孔子言仁多以知仁者樂山，知者樂水，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是也。孟子言仁多以義對，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

而後其君仁之實事。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親義之實，從兄是也。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張南軒曰：孟子之問，及對好樂好貨好色，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拒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會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其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與？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爾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

性善養氣前聖未發唐虞三代說非迂闊

程子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黃氏曰抄公孫丑上篇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凡此皆前聖所未發考古類編孟子生平持論以性善為宗然在當時已不能無異說如告子公都子之徒反覆質難言人人殊何況後儒耶於是有言性惡者曰物木必待櫟括然後直鈍金必待磨礪然後利今人之性惡亦必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無師法則偏險矣無禮義則悖亂矣此荀况之說與孟子反也其言善惡混者則在人擇而修之譬之於田稻梁藜莠相與並生善治田者薈其藜莠養其稻梁不善治田者反之善治性者長其善去其惡不善治性者反之人知仁義禮智之出於性而不知暴慢貪惑之亦出於性也是信稻梁生於田而不信藜莠之亦生於田也此揚雄之說與孟子反也即其不甚刺謬者有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此董子之說雖不與孟子反亦不與孟子合也至於人有三等分上中下上焉者堯舜是也夏禹后稷與之為善則行共工驩兜欲引為惡則誅下焉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與之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為善則誅中焉者齊桓是也得管仲隰朋則霸用豎刁易牙則亂此賈生之說關孟子者也性有三品亦分上中下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而已夫始善進惡與始惡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

下者也救魚生其母知必以顛死越椒生其母知若敖之鬼不食人之性不果善也后稷生其母無災其始同餽也則岐嶷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

生傳不勤。既學師不煩。人之性不果惡也。堯之朱
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皆非不善。而卒為姦。瞽瞍之
舜。鯀之禹。習非不惡。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不果
混也。此韓子之說。闢孟子者。也嗚呼。此五說者。皆
以孟子之言性善為可議也。然書言惟皇降衷。厥
有恒性。易言繼善成性。是明以善予性矣。且其所
謂性近習遠。是兼以善惡歸之習。而專以善歸之
性也。曰相近者。言人之性大抵皆善也。上智下愚
不移。則善惡之極致其變焉耳。君子道其常。故孟
氏獨以性善為宗指。大義微言。未嘗不本諸孔子。
使孟子可議。孔子亦可議耶。至有宋諸儒。大都尊
孔孟而互相發明。程張二氏。則又分屬理氣。而朱
子益引伸焉。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
性。不明。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
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
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
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
生。一本而萬殊也。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盡乎

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所
以亦費分疏。由此以觀。則孔子云性近。孟子云性
善。本出一揆。但有義理氣質之殊耳。要之義理與
氣質。亦豈得判然二之耶。則是孔孟之旨同也。

史記列傳。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
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
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
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不見諸侯。亦或答禮。先梁後齊。客卿是以。

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實黃氏日抄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日知錄據紀年周慎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

二年爲赧王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叛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孟子在二國皆不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又孟子爲卿於齊其於梁則客也故見齊王稱臣見梁王不稱臣衛嵩曰孟子遊歷先後雖不可攷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齊齊人伐燕斷在宣王梁惠僭號並非由襄。

集注序說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

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黃氏日抄按史記齊

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

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諡稱而趙岐註亦

云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

沈同問燕可伐與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趙岐註亦止

稱王也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

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位四十年孟子初見

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湣王

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金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

仁山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

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

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

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

疑以傳疑而後世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

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

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燕王

問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齊之事。語錄疑無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為是。况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日知

錄更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

策詳敗齊，史訛伐趙，周室澤竭，勉行王道。丹鉛總錄：梁惠王謂孟子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註疏及朱子註皆不詳。按戰國策：甘茂謂秦王曰：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衣而拘於秦。又蘇秦說齊閔王曰。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又役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用商鞅計。以言佯尊而驕之。魏王乃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於是齊楚怒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捨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則所謂

天下莫強者。伐楚勝齊。拔邯鄲也。所謂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卽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也。惟徒跣而次於齊。布衣而拘於秦。史記及司馬公通鑑皆不載。無以見其實事。關繫亦大。且可合孟子之書。宜書之。史記列傳梁惠王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此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程子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

子之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王方麓曰：此實孟子中一大義。濫公諸人所以不能無疑於此。讀孟子者不可以不先知也。

夏殷貢助。周班爵祿。封建井田。存大節目。

陳祥道禮書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

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

又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
又。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
已。公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
周百畝而徹。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
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
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
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
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
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

遂上地百畝。菜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
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
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
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
果然哉。知新錄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
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
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
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
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
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
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
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
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
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于乎五十七十百
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
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

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皇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
黑之下。卽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
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改制改物。亦大
抵如此。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
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言
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
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黃
氏曰。抄周室班爵祿。集註謂與王制周禮不同。而
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

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
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孟子較
異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王已山曰：井田封建，孟子一則云此其大畧，再則
云嘗聞其畧，而後之人必欲詳辨極言，其將駕於
孟子之上然乎。

願學伊尹，無道桓文五霸之說，杜與趙分。

困學紀聞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是亦聖之任。路史發揮：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
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
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為，遂
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而詆之

者至矣。卒未得其喪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又曰：管仲嘗西之所不為，而所言者必
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
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
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
歸反坫、山棗藻稅之事累大德爾。至稱齊桓之功，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為管仲之功。而至以
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
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
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掄也。或曰：論
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取之。曰
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
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為君子
者，必於此乎取之，取之可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
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為人道之大經
者也。然子謂伯夷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
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於伊尹，又

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下惠人之所不屑為。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為之。知夫此則孟子之歎在所攷矣。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為聖矣。至論聞風。雖起則亦不及於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耶。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尹之高。則請書記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弗病。請書記五伯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

秋之五伯。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云。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詩正義引服虔云。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

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臺卿註。齊桓。晉文。

秦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

顏師古註。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則以為昆

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同姓諸侯王表。則以為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白虎通並存二說。其後一說謂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案集註亦兼采二說。其後說丁氏本杜元凱。據國佐

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為五。亦不當繼此無伯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國語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商伯。莊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李軌註。彭祖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是所謂五伯者。亦商時也。是知

國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據此周時但有二伯。穀梁傳交

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昭公四年椒舉對楚子言六王二公亦但指齊桓晉文。若孟子所

稱五伯而以桓公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

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然

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為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

泓以卒。未嘗霸也。史記言越王勾踐遂報疆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伯。子長在臺卿之前所聞異辭。然

則言三代之五伯當如杜氏之說。言春秋之五伯

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

踐為五伯。江都易王問越王句踐董仲舒對以斯五伯是當時以句踐為五伯之數。斯

得之矣。

萬章上篇善論聖賢答桃應問又何惑焉。

黃氏曰抄萬章上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

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孔子之進退而終於

辯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以釋世俗

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

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

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

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
譏誘說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菴以為不必問
其有無益避啓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妄晦庵明三
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
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
哉路史發揮自孟軻氏唱井廩之事而列女傳首
著鳥工龍工之說且以為瞽瞍速舜飲二女與
藥浴汪彖往終日不醉而史記亦有匿空旁出之
詞故史通子非之抑嘗訊之親之於子既惡之而
無道殺之可也又何井廩完浚之迂哉豈凶人之
為不善亦猶有所愛歟且堯之所以舉舜者正以
其父頑母嚚象傲而獨能諧以孝俾不格於姦爾
既不格姦則瞽瞍已忘豫矣瞽瞍既忘豫則井廩之

事何自而舉乎凡此一皆未試用之前也逮其試
用則有二女百官而奉之又何躬為井廩之事乎
哉妻帝女備百官其貴勢亦大矣象縱不仁可得
施其志乎茲皆坦然可理曉者抑何至遠遠如萬
子之云哉程氏訓井廩謂孟子方明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而不暇井廩是非之辨斯亦黨矣日知錄
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
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
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
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或曰禹
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
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
聖人之不得已也丹鉛總錄堯授舜舜授禹舜禹
受堯舜天下非私也何避之有受終於文祖受命
神宗天之歷數在爾躬見於尚書著於論語矣何
至孟子乃有此論乎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孟
子既言之矣如其不當受則顯辭於庭何必俟君

薨而後避。如其當受而僞為遜避，則如曹操司馬懿鬼域狐媚之術也。而謂舜禹為之乎。且堯舜不以天下私其子，恐以一人病天下也。舜禹顧私丹朱商均，為一人之私德，而忘天下之大計，又豈聖人之心乎。今日方避，明日偃然又來，是何舉措乎。至謂益避禹之子，尤為無稽。禹未嘗禪於益，孟子嘗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矣。何其言之自相戾乎。路史發揮攝主，志事周文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使尹之所無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首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惟太甲考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悞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官於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爾，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是起復之例，爾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

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祏，後代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太甲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以終義，且以後甲也。則曰唯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爾。路史發揮孟子答桃應問，蓋以為受法者設也，而劉敞五臣范葉夢得輩，以為驚聾真殺人，而臯陶真執之，舜真竊負而逃之，失之遠矣。非也。不答可也。兩兒論曰：孔子不答，其事

有無不可知。傳之者正以見聖人存而不論也。孟子於桃應之問不答可也。必再三言之。愈起後人之議。是不若不答之為愈也。

楊朱墨翟皆不同時。更可疑者。白圭滑釐。

困學紀聞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以為楊墨出於師商。考之

不詳甚矣。

按史記孟荀列傳。墨翟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王巳山曰。案史

記所載白圭。乃魏文侯時人。四書釋地引鄒陽書

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考魏拔中山。在魏文

侯十七年。齊西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

則此書所載疑另為一人云。

案此則白圭仕魏。歷文侯武侯惠王三主。

或年壽相逮。未可知。但考史記貨殖傳載白圭治產。當魏文侯時。而云若商鞅行法。則非也。商鞅為秦大良造。伐梁安邑。在惠王十九年。四書聚考慎子與彭蒙田駢為

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

禦為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

於魯平公。因齊滑王之亂。欲使伐齊。取南陽。孟子

自齊歸止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

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

按史記孟荀列傳。慎子名列趙人。又

儒林傳云。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集註以滑釐為慎子名疑有誤。

會西孟仲亦宜考正高子名行告子名勝

困學紀聞會西註以為會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

序錄會申字子西會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會申左

北明作傳以授會申楚關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

則會西之為會申無疑又琴張註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又

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

曰於穆不似原註仲子子思之弟子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

禘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會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

魯人孟仲子原註孟子註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

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則又有孟仲

子之又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

謂高子也以絲衣纁寶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

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又文

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註引墨

子曰二三子後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

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

久也勝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按集註告

子各
不害

費惠邑君曹交國氏滕定文公抑不同論。

困學紀聞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

秋時費為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

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日知錄

惠公許惠公費邑之君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

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

滑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

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

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

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

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卽季氏之後而僭

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

甲舍於襄費而楚人對垣襄王有鄒費邾邳殆所

謂四上十二諸侯者邪又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

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

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

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

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又曹交註謂曹

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

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又滕定公文公文公

註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卽定公文公

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季孫子叔不害益成云皆弟子趙註之言

讀書記趙岐註孟子以季孫子叔二人為孟子弟

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
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
之矣使已為政以下則孟子之言也又曰告子名
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
性命之理又曰高子齊人也學於孟子鄉道而未
明去而學他術又曰益城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
未達而去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告子不害東阿伯
高子泗水伯益城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
陽伯皆以孟子弟子故也史記索隱曰孟子有萬

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廣韻又云離婁孟子門
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二卷
今不傳。

淮泗入江誠違禹貢舜卒鳴條檀弓則惜。

集註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

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纂語依集註看來汝泗入淮漢水入江而江淮並
入海春秋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則不惟
漢入江併汝泗淮三水並註江而入海矣孟子時
江淮已通想記者即就當時水道記之但與禹貢
不合耳困學紀聞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為卒

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在海州界。近
 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今攷九域志，海
 州東海縣有蒼梧山。路史：帝死，以瓦棺葬於紀。是
 為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帝紀言河中有舜
 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
 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疏乎。
文獻通考周平園序陸筠翼孟謂其論舜生於諸
 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
 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
 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

折枝殼棘，追蠡置郵，少艾接淅，異解旁搜。

文獻通考周平園序陸筠翼孟以折枝為磬折腰
 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眸子為牟殺三
 苗本作竅。二女果作媿之類，皆粲若白黑。傳疑錄
 為長者
折枝肢枝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
 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孟言為長者揖拜耳。
 丹鉛總錄孟子吾不忍其殼，棘言牛將就屠而體
 縮恐懼也。字當作殼，棘從豕，尾懼之貌。棘從角
 角懼之貌。漢錄人作殼，痠痠寒戰病也。俱作牛之
 懼貌，義亦互通。筆乘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
 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鐘鈕即周禮之旋蟲何其
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槌擊之追又按蠡有
四義一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
音驟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
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音裸即疥病左傳為
其不疾癩蠡是也一音禮說文蟲之木中是也若
此蠡字當從禮音為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
多故凡槌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齧之形
蓋追者槌蠡者其形似也丹鉛總錄註置驛也郵

駟也驛與駟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從馬畢聲
駟驛傳也從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騎言馬也
駟主於傳言車也漢謂之乘傳又謂之遽說文傳
也一曰審也徐鉉曰傳駟車也周禮行人掌邦國
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審迫也風俗通曰
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孫奕
示兒編嘗遍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
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
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殆因

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爲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西溪叢語孟子言去齊澆浙而行接字殊無理許氏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而澆浙唐本作澆字

許行神農子莫執中九流三教於茲始通

困學紀聞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引神農之教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卽許行所爲神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商君所說又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之執中也文獻通考晁氏曰陸善經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知新錄孟子有爲神農之

言者許行註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金仁山曰：太史公六家同異無農家。班固藝文志分九流，始有農家者流，集註偶誤未及改。困學紀聞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則象孔子私淑諸人終序道統三傳其身。

趙岐題辭論語者五經之館鑄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曰：孟子

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昔意合同若此者

衆。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

巖之氣象也。又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則門人不尊。

集註序說史記列傳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

云：王邵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

皆云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吳氏程曰：按孟子

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之時，伯魚之沒又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

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黃氏曰抄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

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

立。如曾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

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故

其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

道之切。自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

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因學紀聞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

舜湯交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既通五經。尤長詩書。中述聖語二十有餘。

集註序說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

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

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

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

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

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困學紀聞言詩莫若孟

子。其述孔子之言。以為

知道者。一。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

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按孟子又謂盡信書不

孟子趙氏以為尤長其說是也讀書記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又多大同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趙陸是註孫奭是疏丁張音義互有瑕瑜。

文獻通考趙岐註孟子十四卷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又陸善經註孟子七卷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為七篇云又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

卷宋孫奭等採唐張鑑丁公著所撰附益其闕以趙註為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困學紀聞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註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註謂殷祿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王無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又趙岐註孟子不見古文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我武維揚註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又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又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孫奭孟

子疏序此書炎漢後盛傳於世。爲之註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鑑。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

四家五臣解將盈百。程朱大儒論語並釋。

文獻通考四註孟子。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又五臣解孟子十四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

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入百家孟子解十二卷。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又程伊川孟子解十四卷。張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朱子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馬端臨云。自宋設科。語孟並列於經。故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

石經誤字。高麗別本。續書節文。或益或損。

文獻通考晁氏曰。宋宣和中。席旦知成都。刊石寘於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

經爲未備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類願爲類不可勝紀。知新錄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迄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疆多作強之類。與論語異。蓋久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也。然則石經之功亦不細矣。**四書聚考**孟子考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高麗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困學紀聞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

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四書聚考**。洪武時上嫌孟子土芥寇讐之說。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頒於天下。永樂中纂修四書五經大全。仍以舊本行於世。

外書四篇。合爲十一。荀楊諸家。據拾散軼。

趙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讀書記漢書藝文志。孟子十篇。風俗通曰。孟子作書中外十一篇。案漢志陰陽家又有

孟子一篇疑
別為一人

文獻通考晁氏曰荀子載孟子三見

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

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知新錄史記伍

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桓寬鹽鐵

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

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周禮大行人註

引孟子曰諸侯有王宋鮑照河清頌引孟子曰千

載一聖猶旦暮也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圖影失形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

其生失之若其死廣韻圭字下註曰孟子六十四

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所

謂外篇者邪困學紀聞史記六國表註皇甫

繼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翼孟尊孟舉無不醇刪孟疑孟毋乃非倫

文獻通考宋臨川陸筠嘉林篤志孟子著翼孟音

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

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又尊孟辯七

篇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觀

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

五卷後二卷則王克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

與孟子異者亦辨焉又宋馮休觀孟軻書時有叛

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

七篇以明其意。又宋司馬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
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
善為然。

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為然。

